

孤芳血情

上

上官云飞 著



孤 芳 血 情

上 册

上官云飞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引 子

一弯弦月，惨惨地挂在东天。

昔日高门阔脸，武林张威的凤凰堡，如今已变成一片废墟。流萤点点，狐鼠窜没，不仅荒颓，还有一股悲凉、阴森的气氛。

此刻，废墟旁一棵被烧毁的老神树下，立着一个身穿白衣的书生。淡淡的月光，勾勒出他的轮廓，身干颀长，风姿飘逸，脸部的线条既英挺又谦和，细细分辨，他双唇微颤，虎目之中蕴有泪光。

他是谁？

他在这一片废墟中凭吊谁？

他是奔丧的苦主还是劫难的幸者？

他久久地伫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谁会知道，他脑海里正翻滚着不息的波涛。如果不仔细地对面相看，不发现他脸上那道虽已愈合但仍留有细痕的伤疤，谁又能知道他出逃以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和诸多苦难。

他在想什么呢？

他在想，一年前他负着弑兄叛门的罪名，逃离了师门，不远千里，从南国来到北方，投奔他的姨父姨母“凤凰双侠”，顺

便寻找他的未婚妻，儿时的伙伴小秀子。谁知这儿成了一片废墟，据说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这儿发生过残忍的屠杀，随后是一场大火，全庄八十多口人无一幸免。

为了查找原凶，他投入了号称北方武林泰斗的风、火、雷、电四堡中的风堡，做了首席红披风，受到了堡中朱大小姐朱媛媛的错爱。随之堡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凶杀，杀手是一个叫“复仇者”的人。为了避嫌，也为了免受朱媛媛的纠缠，他借故离开风堡，开始了独剑闯天涯的游荡生活。

不料，师父和师兄追着行踪找到了他，而且不听他的申诉，废了他的武功。

他在生死徬徨之际，又被情场失意的“玉面猫”伍廷芳错当情敌而破了相，变成了疤面书生。

正待他准备一死了之之际，被一蒙面人救入墓穴，喂了他三粒金丹，不但功力平增了一倍，他还在墓穴中的红玉塔内发现了“复仇者”索仇的名单。

复仇者是谁？

他是以什么身份为姨父母和小秀子索仇呢？

在寻找复仇者中，他无意间发现了二师兄。二师兄为他洗清了弑兄叛门的罪名，得到了师傅的谅解。随后又碰上了一个游戏风尘的“卖命老人”，并且冒他的名替死了一回，让他避过了“木客”、“鬼母”两个大魔关的劫杀。

还有“宇内狂客”胡一奇，为了帮助他复仇，忠心沥胆，豪气侠肠，不顾生死，四处探察。最后被“化身教”的魔头施酷刑逼死。临死时嘱托他有一女儿，幼时丢失，背部有块胎记，希望能找到她，送交她的生母“了因师太”。

随后，他又遇见了许许多多奇怪的人物。美如天仙的女子月娘，身后却跟着一个魔鬼般的人物——“闪电手”芮丙吾，只要有人同月娘亲近，“闪电手”便怒而杀之，先后已有八人为此丧生。

关于奇侠“天不偷”，更是无法理喻，他明明偷到了刻有藏宝图的头骨，却又轻易送了人……

武林中的风风雨雨，奇奇怪怪，打打杀杀，桩桩件件，搅得他如坠五里雾中。

不管前途有多么凶险，也不管面前有多大的厄运，他要一意孤行地走下去，了却那些未了的夙愿，查找原凶，弄清“复仇者”的身份，为凤凰堡的冤魂复仇。

繁灯似锦，城开不夜的洛阳，换成了与白天里迥然不同的另一个面目。

一些王孙公子，游手纨绔，开始了真正属于他们的生活，生意鼎盛的酒楼茶肆，柳巷青楼，丝竹管弦之声，处处可闻。

世间有各行各业的人，有各色各形的生活方式，他们各自生活在属于他们的世界里，而其中有明显差别的人，便是武林世界。

明方初鼓。

鼎新楼座无虚设，喧腾之声，有如闹市。

在楼头靠后窗的一个座上，坐了一个形貌俊逸的青衫书生。

这个青衫书生不知是吃饱喝足了，还是另有心事，停杯住筷，望着窗外隔巷的院子出神。

隔巷便是洛阳城数一数二的青楼“留春院”，宫灯照耀下，可以看到莺燕叱咤，浮动在寻芳客的影子里，丝竹青歌夹着调笑，充斥着整个的空间。

青衫书生动了寻芳之念了？

他是谁？他正是“追魂剑”田宏武。

他并非向往灯红酒绿，鬓影衣香，他沉溺在自己的思绪里。

眼前的情景，使他想到了他最崇敬的一代义侠“宇内狂客”胡一奇。

胡一奇为了一个“义”字，冒险犯难，为“凤凰庄”的血案而奔走，他死了，死在“化身教”教徒的酷刑之下。

他曾对死者许过诺言，要替他寻回自幼失落的女儿。

没有名，没有姓，不知道长相，仅有的线索，是她背上有块胎记，她母亲出了家，收养她的王大娘也作了古。

据死去的心狠手辣的情敌“玉面猫”伍延芳被杀之前吐露，女孩已被他卖入了平康巷。

他看到了“留春院”便想到了这诺言。

青楼妓馆，到处都有，胡一奇的女儿，究竟被卖到哪里去了呢？

茫茫人海，到哪去找？

不能找遍每一个城市的每一家妓院，把每一个青楼女子掀起衣服来看吧？

“玉面猫”伍延芳这一着够毒辣，他偏偏在死之前说出这件残酷的事来。

胡一奇死了，不会再有悲伤痛苦，但她那出了家的妈妈，将永远沉浸在痛苦里，直到生命的终点。

如果找不回来，无法安慰生者，也对不起死者。

即使找到了，经过这些年的摧残，她成了什么样子？

也许，这朵可怜的小花，已经在风雨中凋谢了……

他不愿，也不敢再往下深思，收回了目光，赌气似的灌了一杯酒，一抬头，象触电似的一震。

他的目光象是被什么东西吸住了，再也收不回来了。隔了三个座位，一对碧绿的眸子，正射在他的脸上。

别的全不必看，单看这对眸子就够了，不知道的人，顶多感到怪，知道的人，可就丧胆亡魂了。

“血秀才”那不起眼的、死人面孔的老学究，他怎么也会在这酒楼上呢？

田宏武虽然没到丧胆的地步，但却感到有点不自在，那种目芒、面色，即使是在最饿的时候，看了他也会倒胃口。

收回目光，已经没心情吃喝了，会了帐，离开酒楼。

到了门外，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然后混入了人潮中。

那对碧绿的眸子，老是在眼前晃荡，毕竟“血秀才”不是寻常人物，他想忘掉他并不容易，因为有小庙那场纠纷，心里总有点疙瘩。

走没多远，身旁一个声音道：“直走，出城！”

田宏武扭头一看，不由呼吸都为之窒住了，“血秀才”不知道什么时候与他走了个并肩。

一个老秀才，一个俊书生，谁看了也觉得碍眼。

田宏武硬起头皮道：“有何指教？”

“血秀才”冷冷地道：“不必多问！”

田宏武内心大感不安，到底去是不去？不去么，看样子无法摆脱，去么，谁知道这魔头安的是什麼心？

突地，他想起了被“血秀才”夺去的那破布包，“卖命老人”

曾说那是假的，一定是被“血秀才”发觉了。

但他该去找江湖郎中，为什么要找上自己呢？要不就是为了在小庙里双方互换的那一招……

顾盼之间，城门在望。

田宏武把心一横，暗忖：“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身为武士，既使大敌在前，也犯不着示怯。”

于是，他昂了头，加快了步子，径直穿城而出。

不久，到了人迹稀少之处，田宏武索性装豪气些，自动转到路边的溪畔柳荫之下等候着。

“血秀才”冰声道：“你小子还有点武士味道！”

田宏武淡淡地道：“好说！”

“血秀才”道：“老夫从没说过三句以上称赞别人的话！”

笑了笑，田宏武道：“那在下非常荣幸，尊驾邀在下出城，有何指教？”

“血秀才”寒声道：“你知道欺骗老夫的后果吗？”

田宏武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冷战，强作镇定道：“在下不知道尊驾所指为何？”

“血秀才”冷哼了一声道：“你给老夫找那假扮郎中的偷儿来。”

田宏武一愕，道：“在下与他只一面之识，哪里去找！”

“血秀才”冷冷地道：“老夫说出口的话，半个字也不会更改了，要你去找人，你就得去找。”

这种横来的人，还是真少见，田宏武声音一冷，道：“这不是强人所难么？”

“血秀才”道：“强你所难总比杀了你好，是么？”

田宏武的傲性被勾了起来，顿忘生死利害，愠声道：“尊驾讲不讲理？”

“血秀才”口里发出一串刺耳的尖笑，“武林中还没谁敢对老夫如此说话，你小子是第一人，令老夫耳目一新，你再说一个不字给老夫听听看？”

田宏武把牙齿咬了又咬，最后还是进出了一个字：“不！”

田宏武口里迸出了一个‘不’字，手已按上了剑柄，他无法想象“血秀才”的功力究竟有多高，也无法推测他将如何对付自己。

况且，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性格，威武不屈与匹夫之勇中间，很难做严格的分界。

有的人善于应用机智，有的人固守一定的行事原则，见仁见智，但也是不好就下论断的。

“血秀才”单掌一亮，只那么一亮，田宏武拔出剑来，动作也相当不慢。

但是拔剑不及亮掌的便当，而且，“血秀才”的动作在先，田宏武反映再神速，还是差了那么一丁点。

剑离鞘，柔风已袭上田宏武身来，柔风触体，立即变为强猛无挡的劲浪。

“波”地一声。

田宏武象被雷打似的闪了两个踉跄，眼前一黑，几乎栽了下去，一股逆血，涌上了喉头，他硬生生地把它吞了回去。

“血秀才”为之一怔，想象中，田宏武该倒下去的，但他怎的仍挺立着？

也就在“血秀才”一怔的瞬间，田宏武突地攻出了那一招

惊世骇俗的“飞瀑流舟”。

寒芒蓬射，乍现即隐，“血秀才”立刻连退了三步。

田宏武抢前一个大步，寒芒再闪……

同一时间，“血秀才”又亮了一次掌。

田宏武招式尚未用实，只觉怪风触体，气血倒流，再也使不上劲，剑势在展开了八成之后，骤然滞住了。

就只差了一两寸，够不上部位，怪风象无数的冰刺，朝四肢骨骸里钻。

他的剑垂了下来。

冷，奇冷，象腊月天里，失足跌进冰窟。

从脚到头，全冻僵了，身体在发抖，牙齿在打战，此刻如果有一堆火，他会毫不犹豫地跳进去。

这种森寒的掌力，是什么功夫？

“血秀才”跨前一步，五指箕张，按上田宏武的头顶，隐隐地道：“小子，老夫一收指，你的头骨便粉碎了！”

田宏武努力转动僵硬了的舌头，吐出两个字道：“抓吧！”此刻，生死已无足畏惧，要死，也只收紧指头的那么一刹那。

“血秀才”大声道：“小子，你为什么不表示恐惧？为什么不怕？”

这话问的很新鲜，杀人，要被杀的人表示惊怖，这是种什么心理，非要如此就不过瘾吗？

田宏武用力挣出一句话道：“没……什么……好怕的！”

“血秀才”阴冷冷地道：“如果老天偏偏不抓死你，把你活活地撕成了碎片，你看如何？”

田宏武战抖着道：“反正…只死一次，管你……用什么手

段。”

“血秀才”栗声道：“象你这般倔强的小子，普天之下恐怕再找不到第二个！”

就在此刻，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阁下且慢动手！”

“血秀才”倏地收回手掌，冷声道：“谁？”

声音象是从小溪对过的树林里传来：“阁下如果杀了他，大事便坏了！”

田宏武已辨认出是“卖命老人”的声音，不由激动，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这里呢？

他真的又准备替死吗？在“血秀才”手下他能死几次？

要命的奇寒酷冷，似乎减轻了些，但他仍在发抖。

眼一花，“血秀才”突然消失了。

这份快法，简直骇坏人，无疑地，他循着声音扑向“卖命老人”，田宏武替老人捏了一把冷汗。

他立刻趁机以本身真元，迫出身体里的寒气。

不久，“血秀才”又出现在原位置，似乎他根本没离开过。

田宏武心弦一颤，“卖命老人”已遭到毒手了吗？

心念未已，“卖命老人”的话声又告传来，位置没有变：“血秀才，咱们该谈谈条件如何？”

“血秀才”冷极地道“老夫这辈子还没跟人家谈过条件！”

“卖命老人”道：“就破个例吧？”

“血秀才”目中碧芒乱闪，显然，现在他已经气急了，厉声叫道：“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卖命老人”道：“是人，不是东西，阁下一定要知道的话，老汉是卖命的！”

“血秀才”窒了一窒道：“你说什么？”

“卖命的！”

“你敢作弄老夫？”

“这个……老汉倒有自知之明，绝对不敢！”

“有种出来当面说……”

“可以，阁下答应在话没说完之前，不下手吗？”

“哼，老夫答应你！”

田宏武身上的寒气，已被迫出了十之七八，他感觉还有点冷，但躯体不再发抖了。

他很奇怪，“卖命老人”怎能躲过“血秀才”的飞扑？

月亮从邻近地平线的一朵乌云里探出了头，大地隐现光明。

一条人影，越溪而来了。

一点不错，正是“卖命老人”！

“血秀才”阴森森地道：“原来是你这个老小子做怪！”

“卖命老人”扫了田宏武一眼，然后才望着“血秀才”道：“阁下说过，等话说明白了才下手的？”

“血秀才”道：“怕死就该远走高飞！”

“卖命老人”嘻嘻一笑道：“卖命的会怕死，岂非成了笑话，怕死便不做这门买卖了！”

“血秀才”的死人面上毫无表情，眉毛倒是动了动，道：“你为谁卖命？”

“卖命老人”道：“为老汉自己，衣食不周，活着也没多大意思，老汉不偷、不抢、不骗。做生意得有本钱，想来想去，只有卖命！乐得受些时，死了便拉倒，老汉的命，是卖与这位小友，做

买卖讲究的是信实二字，所以……”

“血秀才”道：“所以你陪他一道死？”

“卖命老人”道：“不，不，是替他死，他花钱买了条命，在生死交关时候才派上用场。”

“血秀才”是魔中之魔，邪恶到了极点，但也被这千古未闻的怪事惊得发愣，沉默了片刻才道：“他付多少代价买你的命！”

“卖命老人”煞有介事地道：“不多，在没派用场前管吃管喝，如此而已！”

“血秀才”道：“你的命就只值这么一点？”

“卖命老人”摇头道：“江湖人的命根本就不值钱，老汉这么做，多多少少还捞回了一点本。”

“血秀才”冷哼了一声道：“老夫面前别耍花枪，两个都得死。”

“卖命老人”从容地道：“阁下可不能要他死，他死了，阁下的希望便会落空啦！”

“血秀才”僵冷的面皮抽了抽，道：“这话怎么说？”

“卖命老人”道：“阁下所要的东西，只得到了一半，对么？”

“血秀才”眸中碧芒大盛，象土洞中露出的蛇眼，可怕极了，厉声道：“怎么样，说下去？”

“卖命老人”一本正经地道：“那另一半，将来他可以得到，但是目前他却一点也不知道，阁下放了他，把另一半做为交换的条件，他将来如果得到之后，便会送与阁下，你看如何？”

“血秀才”一龇牙，道：“全是鬼话，休想老夫放过你们两个。”

“卖命老人”从容不迫地道：“这全是实话，反正老汉也是快死的人了，没有理由再说假话，再说，以阁下冠盖天下的身手，要杀他还不容易，他能逃得了么？”

“血秀才”微微心动，道：“他到手之后肯交出来？”

田宏武有些啼笑皆非，想道：“‘卖命老人’鬼话连篇，真亏他想得出来。”

“卖命老人”目光转向田宏武道：“小友，你答应一句吧！”

田宏武期期地道：“要在下怎么答应，别说到手，连东西是什么都不……”

“卖命老人”“唉”了一声道：“你真是泥古不化，老汉说过目前你是不知道，但将来那一半东西又属于你，你只应承就行了。”

田宏武想了想道：“好，在下应承！”

“血秀才”就地一挪步，道：“不成，现在就说出来？”

“卖命老人”摇头道：“不能说，一说出来，他就永远得不到，他得不到，阁下也跟着得不到……”

“血秀才”将信将疑道：“得有个期限！”

“卖命老人”毫不踌躇地道：“一年之内必可得到！”

“血秀才”道：“好，这件事算告一段落，即使你全说的是鬼话，老夫也放过他，让他多活一年。现在你说出‘天不偷’那老兔子的下落。”

“卖命老人”惊声道：“阁下为什么要找他？”

“血秀才”道：“他那一半东西是假的！”

“卖命老人”道：“假的？喏！如果是假的，只怪他偷错了东西，把膺品当作了真货，找到他，他也变不出真的来呀？”

“血秀才”目芒一闪，道：“当今，第一神偷不会如此没有眼力，准是他做手脚掉了包。”

“卖命老人”道：“很难说，这并非普通东西，谁能看得出真假？因为谁也不曾见识过，换了老汉，也是一样。再说，那东西先落入汪家五鬼的老二之手，然后又到‘魔母’手中，两次转手，怎知道是谁掉包……”

“血秀才”狞声道：“废话少说，你只要说出老偷儿的下落来，老夫自然会处理的。”

“卖命老人”苦着脸道：“那做没本钱买卖的，昼伏夜出，居无定所，猫窝狗洞他全钻，谁也说不准他的下落。”

“血秀才”冷僵的脸皮子，又抽动了数下，隐声道：“好，老夫迟早会找到他的，你既然说过替死，现在你自己说，想怎么死法？”

“卖命老人”从容地道：“这就是老汉刚才说的条件，第一，阁下在下手时给个痛快。第二，请阁下慈悲赏个全尸，以免见了阎王时，五体不全，成么？”他说的轻淡极了，好象是说着玩。

“血秀才”点头道：“可以，老夫就破例给你个痛快，不损及你的尸体，准备好了吗？”

“卖命老人”立即朝地上一坐，盘起腿来，平静地道：“后事由小友料理，没什么遗言交代，阁下可以下手了！”

田宏武身上的隐寒之气，已完全驱迫干净。

当然，他不能真的眼望着“卖命老人”替自己死，手中剑一横，栗声道：“不成，生死岂能替了，在下不接受。”

“卖命老人”翻起白多黑少的眼睛道：“你要砸老汉的招牌？”

田宏武不由啼笑皆非，人死了，不知还要招牌何用？

“血秀才”碧绿的目芒扫向田宏武，阴冷地道：“你也想陪他一路？”

田宏武没答腔，功力已提聚到了十二成，他准备背水一战。

“卖命老人”急声道：“小友，别糊涂，你死了谁收尸？你忘了‘木客’、‘魔母’那笔帐没收了么？”

田宏武突然醒悟了，这分明是在提醒他，曾经代替他自己在“木客”、“魔母”手下死过一次。

看来，“卖命老人”必然练有某种特殊功力，可以挨打诈死，难怪他提出条件，要“血秀才”给他全尸。

“卖命老人”又道：“阁下，可以下手了，再说一遍，阁下如果伤了他，希望便成了泡影。”

“血秀才”“嘿嘿”一笑道：“你是急着投胎吗？”说着，手掌微扬……

田宏武依然按捺不住，万一出意外，势将负疚终生，手一紧，就待……

就在此刻。

一个冷漠的声音道：“‘血秀才’，你是个十足的小人！”

“血秀才”放下了手掌，目视发声之处，他困惑了，象这种情况，他一辈子也没碰到过。

一向他显身之处，别人逃命唯恐不暇，从来没有人敢直呼他名号的，难道不怕死的全在今晚集中了？

他没开口，对方又发了话：“阁下食言而肥，令人齿冷！”

“血秀才”怒极而笑道：“朋友大概是吃了天雷豹胆而来